



二十 世 纪 外 国 文 学 丛 书



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

[法国] 罗布莱斯 著
郭安定 译

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

[法国] 罗布莱斯 著

郭安定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17 号

Emmanuel Roblès
Venise en hiver
Norma ou L'exil infini

Editions Du Seuil 1988

本书中译本版权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授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/(法)罗布莱斯著;郭安定译.-
北京:外国文学出版社,2002.6

(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)

ISBN 7-5016-0176-3

I. 诺… II. ①罗…②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
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3837 号

责任编辑:全保民

特邀编辑:徐 愉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

Nuo Er Ma Huo Wu Jin De Liu Wang

[法国]罗布莱斯 著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375 插页 2
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5016-0176-3/I·173

定价 20.00 元

前 言

本书收入了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马纽埃尔·罗布莱斯(1914—1995)的两部长篇小说:《威尼斯的冬天》(1981)和《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》(1988)。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,是取材于当今时代的现实生活。据译者了解,在《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》之后,罗布莱斯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,名为《废墟上的青草》,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某城市为背景,发表于一九九二年。

—

《威尼斯的冬天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,描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爱情故事。然而,景色美妙的威尼斯不是伊甸园;爱情也并非一首田园诗,伴随着它的是眼泪、痛苦与磨难;男主人公甚至几乎断送了性命。

以爱情故事为线索,小说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卷。作者笔法老练,几条主线,相互交叉,时断时续,不乏悬念。穿插的故事,好似一幅幅肖像画,活脱脱显现出威尼斯这座古老城市现代生活中的各色人物。结局水到渠成,又不无惊险感。

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·图尼埃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:“狂躁不安而赋有创造才能,有悲剧色彩又滑稽荒唐,今日的意大利

尽在本书之中。这座用热血灌溉的娥菲丽娅之城^①，向我们展露了她当今居民的真实面目：神秘、可怜又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；腐臭的水慢慢地包围、吞噬着她。冬天的威尼斯，其雾，其雨，其雪，构成一场大梦，一场被现代生活撞击、富于生机的大梦。幸亏出现了拉斯奈尔与艾莲娜；两人缠绵抚拥，与世界上的第一对男女，以及未来人世最后一对恋人并无二致。”这一评论是颇有见地的。

爱情与流亡是罗布莱斯珍爱的两大主题。这一点在《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》匠心独运的情节中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

夏尔是一名中学教师，他身边有三个女性。玛蒂尔德竭力把他拖入追求享乐、醉生梦死的生活。吕仙妮情窦初开，却钟情于自己的这位年龄差异上堪称父女的家庭教师，使得夏尔在尴尬之余颇费了一番周折。在一次悲剧性事件中，夏尔偶尔结识了不幸丧偶的贝娅特丽丝，真正激起了他感情的波澜，找到了与自己志趣相投、心心相印的生活伴侣。

流亡的主题直接体现在一群阿根廷流亡者身上。研究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学者赖伊斯，因反对军事独裁而坐过牢，身心受到了摧残。他流亡巴黎，落落寡合，孤独而高傲地面对命运的摆弄。赖伊斯对自己仍然留在阿根廷并已为他献出了生命的妻子诺尔玛，始终讳莫如深。人们是通过其他流亡者——忠厚老实的阿尔塔米拉塔、从独裁统治的酷刑中死里逃生的加尔曼——才得以逐渐了解诺尔玛的全貌，从而看到：一个女子，当她的爱情发挥到极致的时候，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！

^① 娥菲丽娅，《哈姆莱特》剧中人物。娥菲丽娅之城即指威尼斯。

二

埃马纽埃尔·罗布莱斯，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。父亲是泥瓦匠，在儿子出生前三个月因患斑疹伤寒去世。小埃马纽埃尔由原籍西班牙的祖母和做洗衣妇的母亲抚养成人，生活极为清苦。祖母与母亲的挚爱与抚育，永远铭刻在作家的心中。

这是一个多种族的殖民地：阿拉伯人、犹太人、法国人、马耳他人、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，杂居在一起。种族间的恩恩怨怨，社会上的不平等以及殖民主义剥削造成的种种弊端，给罗布莱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这又是一个孤儿寡母的世界。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，使年轻的罗布莱斯变成坚定的和平主义者；直到法西斯横行欧洲，给全世界造成严重威胁，才动摇了他和平主义的信念。

年轻的罗布莱斯渴望了解世界。一九三四年，他参加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。八月途经柏林时，希特勒已经上台。罗布莱斯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。他积极投入到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的社会活动中去。西班牙的内战，佛朗哥的得逞，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有西班牙血统的年轻人。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在他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痛苦。不久之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；罗布莱斯驰骋战场达六年之久。其间，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，他作为战地记者，参加了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许多战役。

早年的生活和直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，孕育了罗布莱斯最初的和后来的许多重要作品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行动》（以1935年阿尔及利亚工人大罢工为内容）发表于一九

三八年；一九四六年写成的《城市高地》，同样讴歌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；一九五一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面对死神》反映了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；《这就叫做黎明》（1952）、《维苏威火山》（1961）、《春归意大利》（1970）和《废墟上的青草》（1992）等长篇小说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抵抗运动为背景。

罗布莱斯密切关注当代世界。他周游列国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对为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人民，表现了始终不渝的同情与支持。他的名剧《蒙塞拉》表现了玻里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。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绘，作者无情地鞭笞了法西斯的统治，向人们揭示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弊端。《蒙塞拉》于一九四八年首演于巴黎，后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上演，至今声誉不衰。

三

罗布莱斯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文集《长江两岸》^①中，回顾了他早年与中国的一段情缘。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。年轻的罗布莱斯读了马尔罗的《征服者》与《人的命运》，“心中燃起一团火”。他渴望亲眼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着的“深刻变化”，不远万里，自马赛舟行到越南，然后找机会抵达了“云南府”（指昆明）。本欲北上长江岸边，“发现新的天地”，寻找“另一种生活”，不幸路途染病，被迫折返，心中留下一份“无涯之憾”^②。

① 此书汇集了十二篇文章；首篇是“献给沈大力和董纯”的《长江两岸》；整个集子即取《长江两岸》为书名。

② 关于此段经历，罗氏本人于一九八四年九月访华时，曾亲自向译者详细讲述。见《中国建设》杂志法文版1985年11月号所刊载的拙作《E. Roblès en Chine》（《罗布莱斯在中国》）。

此恨绵绵四十余载。一九八一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罗布莱斯享誉全球的名剧《蒙塞拉》，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剧作者访华，终于圆了他深情的归梦。此后，他又应邀于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四年两度访华；后一次他以七十高龄登上“世界屋脊”，回国后发表了《西藏之路》。该书因对西藏客观公正、文笔生动的描述而受到读者欢迎，成为一九八六年巴黎圣诞节期间的畅销书^①。

从此，罗布莱斯的剧本《蒙塞拉》、《绮窗恋》(1984)，小说《这就叫做黎明》、《酷烈岁月》(1974)、《城市高地》、《威尼斯的冬天》、《四月的人》(1959)、《影与岸》(1970)、《刀丛血花》(1956)、《维苏威火山》(1961)、《春归意大利》(1970)与《追逐麒麟》(1984)等，先后译介到中国。作者从而也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法国现代作家之一。

四

罗布莱斯于一九七三年被选为享有盛誉的龚古尔学院院士。其重要作品，除了前面涉及的以外，还应提到剧作《为造反者申辩》(1966年在比利时皇家花园剧院首演)、《真理已死》(1952年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)和《自由的海》(1965)，以及长篇小说《汽笛》(1977)等。

读罗布莱斯的作品，会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。在他笔下展现出的是一个充满危机和种种弊端与混乱的社会。作者在揭露这一社会现实的同时，表现出他对光明的向往与为正义、为人

^① 参见《沈大力海外游记》中《普天下，太阳兄弟！》一文。华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。

的尊严而斗争的勇气。

一位法国评论家指出：“罗布莱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：他们的创作根植于真实生活的土壤，从现实里汲取养分。”

米歇尔·图尼埃强调：罗布莱斯属于他们那一代描述人类境遇的现实主义流派。

从本书所选的两部长篇小说可以看出：罗布莱斯的作品，情节紧张生动，富有戏剧色彩；人物具有强烈的内心冲突，在特定的境遇中往往要迅速作出抉择来；故事趣味盎然、委婉动人，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面展开，显得视野开阔、张弛有致；语言流畅清新，朴素自然，不故作艰深，避免抽象思辩。这一切，使他的作品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，赢得众多读者。

一九九五年二月，罗布莱斯完成他最后的作品《加缪^①，太阳兄弟》，将手稿送交出版社后，猝然辞世，享年八十岁。

法国大众传媒哀悼这位龚古尔学院院士，一致确认其作品“充满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”。《费加罗报》刊文称赞他“一腔热血，始终对非正义、对人类兄弟生存自由和尊严所受的暴力或隐蔽的侵犯表示愤慨”。《世界报》写道：“地中海不停地在这位人道主义文豪的心中澎湃，投射明亮的阳光，使之侧耳倾听，周游四方。”

郭安定

二〇〇〇年五月

① 一九八四年罗布莱斯告诉译者：“……一九六〇年加缪去世。停放他遗体的房间的門，是由我关上的。赶巧了，与我一道走出来的那位医生，恰好也姓加缪。不过，我不赞同加缪的哲学，对我来说那太悲观了。……我是现实主义作家。”见前面所引拙作《罗布莱斯在中国》一文。

目 次

威尼斯的冬天	1
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	221

威尼斯的冬天



第一章 艾莲娜

马可·波罗机场。艾莲娜走下飞机，还没跨出检查口，就一眼认出大厅里正紧张地向这边张望的姨妈玛特。玛特站在玻璃隔墙后面，身材还是那么苗条，神态还是那么优雅。谁能看出这位容光焕发、充满活力的女人，竟有五十五岁了呢？她的眼光在陆续走出来的旅客中间搜寻着。一发现艾莲娜，马上朝外甥女做了个短促的手势，招呼里充满了旁人难以觉察的同情与厚爱。艾莲娜从巴黎上了飞机，一路上心神不宁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追赶她，都在反对她的出走。姨妈远远的微笑，顿时给了她极大的安慰。此时此刻，人类所能做出的任何其他表情，对她来说，都比不上姨妈这莞尔一笑。尽管内心的平衡仍然非常脆弱，她总算平静了下来。上星期的刺激过后，她一直心乱如麻。种种古怪的念头一齐向她袭来，使她进退维谷，简直就像没有了活路一般。在极度慌乱之中，一天夜里，她给姨妈打了个电话。玛特没听完，对那件事也未加评论，就催她马上离开巴黎，到威尼斯来，并且再三强调：到远处散散心非常必要；否则，像她这种情况，一个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姨妈不容置疑的话语说服了她，她终于下了决心。

等待行李的时候，玛特站在外甥女身旁。关于安德烈·麦莱斯特和他的妻子伊沃娜，她只字不提，好像外甥女在电话里已经

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了。她似乎想拉住外甥女的手,可是汽油味侵入了大厅,她感到怪不舒服,便顾不得外甥女的手,赶紧掏出手帕堵在鼻子上。说真的,她非常疼爱妹妹的这个女儿,也明白这个姑娘在人生道路上一起步就走错了。她偷偷地观察艾莲娜的面容,上面布满了困乏与悲戚的痕迹,她禁不住因怜悯而难过起来。从这些痕迹上看,这个年轻女子内心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够愈合的。

两位妇女叫了辆出租汽车,到离圣马可教堂码头不远的罗马广场。坐到车里,艾莲娜才想起来,还没有顾得上问问姨父卡尔洛的情况呢。

“他吗?挺好。等着你来呢……我是说,今天晚上,他从俱乐部回来,你就能见到了。”

玛特的个子并不高,长得却非常匀称。在她那牧羊姑娘般白皙的面庞上,最引人注目的,是那双水灵灵的蓝眼睛;不过,眼角略微有些向上翘;当她眯起眼睛的时候,面部就添了一种奇怪的滑稽相。艾莲娜也长着一双同样的眼睛。

下了汽车,两个人一人提着一个手提箱,急忙上了公共汽艇。汽艇在大运河上驶行,两岸的房舍在艾莲娜眼前掠过。这是她第一次观赏威尼斯的冬景。以前都是在六月份或者九月份来的。空气里含着浓重的湿气,直往人脸上沾,还散发着一股海水的气味。安德烈好几次说要带她来威尼斯度假,可总是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。不过,艾莲娜并没有因为多心而感到不快。

快到里亚尔多大厦的时候,迎面驶来一条满载水泥的驳船,舵轮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油布衣的男子,扭过头来向艾莲娜张望。两船交错的刹那间,艾莲娜觉得那不是别人,而是安德烈在死死地盯着她。她浑身发冷,赶紧把雨衣的领子拉起来。她自

己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男人的目光竟惹得她心绪如此波动。看来，到了远方，她更加意识到：两年来，在巴黎，日子过得有多么荒唐！

卡尔洛·利奇和他的妻子玛特住在大运河右岸，离圣保罗广场不远，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。房子相当古旧；他们的套房在三层楼上，挺宽敞的，就是设备不够好。房子的底层住着一对夫妇，男的是泥瓦匠，女的叫阿玛利雅，帮人家做家务，每天上午都到楼上利奇家干活。这个女人活泼而勤快，表情常带着嘲讽的神色。她热情迎接艾莲娜，使客人一进门就感到温暖。接着她又把艾莲娜领到一间已经布置停当的房间里。房里陈设简朴，没有卫生间；要洗澡还得穿过利奇夫妇的卧室，到另一头的浴室去。为了弥补这一不便，给客人准备了一套老式的盥洗用具，有脸盆、水罐、水桶等等。

这时，玛特开口了：“很不像样子，请多多包涵。不过，我觉得，要想好好休息一下，这里比住旅馆强。”她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卡尔洛和我该下决心了：这间房得改建改建，安装现代化设备。可是，他又总说想搬家……”

艾莲娜听了，连声道谢，一再请姨妈放心，说她毫不在乎这些，还说过几天再看到底该怎么办。说着，就动手打开箱子，准备住下。她关上门，独自一人待在房中。周围的寂静给了她一种短暂的安全感；她仿佛置身于现实之外，与过去一刀两断，得到了完全的解脱。然而，就在昨天，安德烈还给她打电话，说一定要见她一面，解释自己的心情，把问题弄清楚；还希望她能谅解。她也答应周末与他会面，地点在圣米歇尔街口的一家咖啡馆里。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厌倦，还因为怕安德烈打听到她已经买了飞机票，第二天就要离开巴黎到威尼斯去。要不是多

了这么个心眼儿，安德烈说不定会赶到机场，纠缠不休，说他怎么也离不开她，反正是不会放她走的。闹了那么一场，过后他倒像没事似的；可对她艾莲娜来说，那是一场较量，结果就是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倾覆。

浴室里，一只小虫子落在洗脸池上方镜子的旁边；灯光和艾莲娜的走动丝毫没有惊动它。它长着长长的八字形腿，躯干倾斜着，腹部上翘，喙部几乎碰到墙面，两只薄翅一动也不动。艾莲娜抄起毛巾，狠狠地砸过去，打死了虫子。她的动作那么猛烈，带着那么大的怒气，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。虫子还没死，它的腿还在不停地抖动呢。艾莲娜把它从墙上捏下来，扔进马桶，用力一拉水箱。一抬头，看见墙上有个小血点，便走过去擦掉，心里禁不住一阵恶心。她暗自思忖：跟安德烈……我难道怀孕了？没有，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。她走到淋浴喷头下面，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，似乎水流得越猛，冲得越急，就越能把担心与恐惧冲刷干净。

洗完澡走向房间，她向窗外望了一眼。灰蒙蒙的云朵杂乱地堆积着；云堆后面，太阳该是落在地平线上了。才五点钟，可是已到黄昏；微弱的光线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朵铁锈色的大花。

她躺在床上，点着一支烟，目光落到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上。画面表现的是十八世纪威尼斯狂欢节的场景：一个少妇头戴俏皮的三角小帽，黑纱巾从头上垂下来，遮住面颊的两侧，一直披到双肩上。她穿着一条下摆呈花冠形的长裙，戴着白色的面具。在嘴巴处，面具上留了个大大的窟窿。这个女人正注视着一个戴黑色面具的男子。男子的面具狭长，下端形成一个尖角，略向下弯，从侧面看去，活像一只大鸟。他披着宽大的斗篷，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，好像示意少妇不要吱声，要严守秘密。借着床头灯的光线，艾莲娜审视画面。尽管找不出一个合乎逻辑

的解释,她还是体味出那么一股悲剧的情调。两个人物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;画面上阴影的变幻,更给人一种印象,似乎这一男一女串通一气,要干一桩危险的勾当;要不就是有个什么谜,降临在两人中间,需要对质。否则,那妇人的脸为什么突然阴沉起来,变得那么难看、那么吓人,好像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似的。

“吃饭啦!”玛特一声招呼,把艾莲娜吓了一跳。她穿上连衣裙,走到镜子前整了整头发,又多停了一会儿端详端详自己那深陷下去的眼睛。“唉,真跟疯子的眼睛没有两样!”她顾影自怜地自言自语。说实话,她真不情愿去吃晚饭。可是姨父从俱乐部回来了,至少得去见见面啊。

一边吃饭,一边聊天。卡尔洛忧心忡忡地说:“你来到我们亲爱的意大利,凑巧,正赶上旺季,凶杀和犯罪的旺季。平均一星期有三次谋杀,用手枪还是用炸弹都算在内。”

卡尔洛长得又高又瘦,面颊上有两条非常显眼的竖纹,头发又粗又硬,眼皮干巴巴的,看上去像纸做的一样。对人类的种种过失,他都要痛加抨击,毫不留情。这种场合,他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古代宗教裁判所的法官;当他点着叫做“椅子腿”的雪茄,脑袋往后一仰,伸出胳膊在空中划个圆圈,把烟送到唇边的时候,就更显得铁面无私了。三十五年前,他在都灵一家银行的分行担任代理人期间,结识了玛特。婚后生了一个儿子,儿子已经长大,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,当一家汽车公司的代表。老两口不吵不闹,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平淡。只是到了八月份,天气太热,也是由于旅游者来得多,太喧闹的缘故,两口子才到多罗米特的山里去避暑。可是,远离了他的俱乐部,卡尔洛又感到无所事事,闲得发慌。